

寻找安定山

戴明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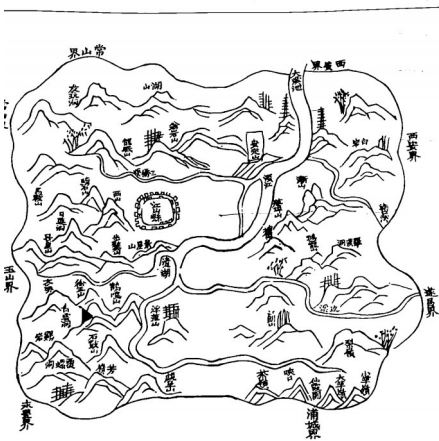
人文知衢

小心翼翼地翻开清代《康熙江山县志》，只见“艺文志”共载七言诗22首，第一首是宋诗《安定山》。诗较长，32句，224字，为朗朗上口的长篇七言古体。作者为南宋进士张恪。其诗云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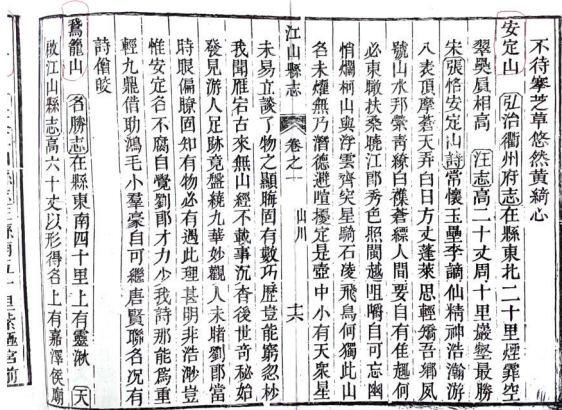
常怀玉垒李谪仙，精神浩瀚游八表。顶摩苍天弄白石，方丈蓬莱思轻矫。乡凤号山水邦，萦青缭白杂苍縹。人间要自有佳趣，何必东阡扶桑晓。江郎秀色照闽吴，咀嚼自可忘幽悄。烂柯山与浮云齐，突星骑石凌飞鸟。何独此山名未耀，无乃潜德避喧扰。定是壶中小有天，众星未易立谭了。物之显晦固有数，巧历谁能穷忽杪。我闻雁宕古来无，山经不载事沉杳。后世奇秘始发见，游人足迹竟盘绕。九华妙观人未睹，刘郎当时眼偏瞭。固知有物必有遇，此理甚明非深渺。岂惟安定名不腐，自觉刘郎才力少。我诗那能为重轻，九鼎借助鸿毛小。群豪自可继唐贤，联名况有诗僧皎。

诗写得自然、流利、深远，将传说中的“玉垒”“方丈蓬莱”“烂柯”“雁宕”等仙境与安定山相连，营造出超凡脱俗的意境，同时通过“浮云”“飞鸟”“苍縹”等虚实结合的意象，探讨万物显晦、自有定数的思路。从诗中可悟出作者淡泊红尘的智慧，洞见世道人心的真相，寻得与自然同乐的意趣，体现诗人不求闻达、追求隐逸的价值观，是一首描绘山水之美、抒发人生哲理的长诗。

江山山川图



《衢州府志集成》中的江山山川图。



《同治江山县志》上关于安定山及《安定山》诗的记录。

说到作者张恪，那可是南宋时期江山有名的进士。

张恪(1111—1181)，字季武，号敬轩，江山(今江山市张村乡)人。其悟性英敏，博通古今，工书史，善诗赋；弱冠即入黉宫，尝六应试不遇，后免解，直接参加礼部考试；绍兴十八年(1148)戊辰科试，以《孝事君则忠赋》中魁，擢王佐榜进士第；入翰林，为著作郎。其弟张恢(1114—1185)，字季长，号复斋，绍兴十五年(1145)乙丑科登刘章榜进士，尝作《士学圣人之极致赋》，乾道间，入对便殿，孝宗曰：“朕在潜邸已诵卿赋。”任太学正。

张恪、张恢兄弟齐名，蝉联甲第，敕赐建坊，声誉赫赫，足为士林之楷模，宗党之砥柱也。更为可贵的是，兄弟俩致仕后，在故里张村独秀峰西麓创办学宅，御赠匾额为“集义书院”，一时书声琅琅，讲学频频，为南宋时期江山最早书院之一。宋代有张符、柴致一、张远、柴瑾等多名诗人诗赞集义书院，其中师从江山名儒徐存、任殿中侍御史柴瑾诗曰：“堪笑世人圆用智，诘知君子制行异。名题塔上思酬知，馆筑山麓颜集义。方外早知羲圣传，侍中兼佐孝宗治。浩气所生山集多，嘉名飞白匾何愧。”

张恪品学兼优，仕途顺畅，人缘较好，其《安定山》长诗不仅写得自然，富有哲理，而且得到官方和坊间的青睐。除清《康熙江山县志》全诗登载外，明《天启江山县志》、清《同治江山县志》也全诗登载，许多文人都读到和赞誉此诗。

那么安定山究竟是江山的哪座山，在什么位置，山的主要特征是什么？许多人均摸不着头脑，笔者在很长时间也说不出所以然。

江山建县于唐武德四年(621)，距今已1400多年，人们对远离县城的江郎山、浮盖山、太阳山、嵩峰山、大湖山、大龙岗、仙霞岭、苏州岭等如数家珍，耳熟能详，对县城周围的小山如景星山(老虎山)、步鳌山(鸡公山)、航埠山、乌木山等也了如指掌，惟独对安定山非常陌生。我们只能借助有关志书寻找端倪和头绪。

翻开明《天启江山县志》“舆地志”，其志中云：“安定山，县东北二十里，高二十丈，周围十里。烟霏空翠，巖厓相高。”又掀开清《康熙江山县志》的“舆地志”山川部分，其志中云：“安定山，在县东北二十里，高二十丈，周围十里，烟霏空翠，岩壑最胜。”再翻阅《同治江山县志》卷之一也有类似的记载。

从三部县志表述看，安定山的特色几乎相同，只是前者注重巖厓，后者突出岩壑。显然，安定山并不高，与城周围的景星山、西山相比，只有其一半高。只见林木翠翠，烟雾茫茫，岩壑幽幽，巖厓峻峻，其山可能处于江边、溪岸。

仅县志登载这些，难以说明问题。我又从书柜中抽出明代《衢州府志集成》一书，明赵睦纂修的《嘉靖衢州府志》、明吾昂纂修的《弘治衢州府志》、明叶秉敬纂修的《天启衢州府志》都有安定山的记

载，并载有张恪的《安定山》全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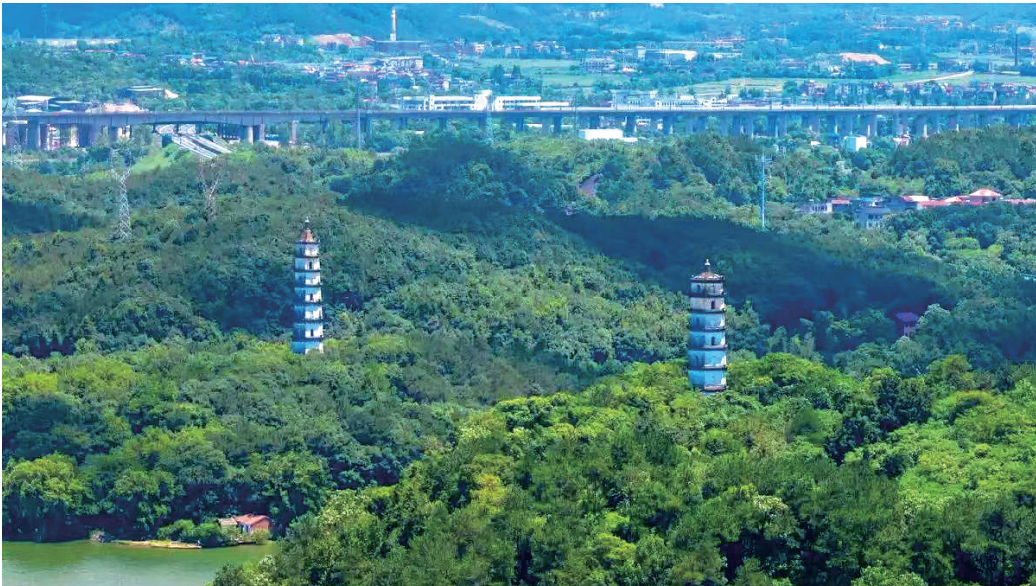
从这些府志、县志的记载中可以看出，安定山的位置、特征具有四方面要素：一是位于县城东北二十里，二是高二十丈，三是周围十里，四是烟霏空翠，巖厓相高，有岩壑等。

先说位于县城东北二十里。从当今地图上，位于江山县城东北二十里，是一片开阔平坦的盆地，现为金衢盆地西侧的黄基坂，虽然偶有几处小山坡，如鹿山寺小山丘等，但范围不大，也无安定山之特色。再看高度和周围。其高二十丈，与城南的景星山、城西的步鳌山的高度相比，只有一半，仅是一座平缓的小山坡。其周围十里，范围却比景星山大得多，因为景星山周围不过五里左右。倒是步鳌山(含鸡公山、西山)，其周围也在十里左右。至于烟霏空翠，巖厓相高、岩壑幽幽等，可能与江边溪畔相连，笔者立马联想到江山东北郊水口山双塔底、黄陈岗一带，其高度、方围与各类志书表述相符。只是离城二十里，难以圆说。一般来说，双塔底一带离城为十里左右，最远处也不过十五里。而城北高百丈的湖山，城东高百丈的渐山，显然更不是古代的安定山。更令人费解的是民国时期的志书很少提到安定山，新中国成立后的志书更未关注安定山。安定山究竟在哪里？笔者十分困惑。

四

我只好又把话题转到“安定”两字。这座山命名为“安定山”，肯定有其背景和意境。张恪写这首诗是在南宋绍兴年间，具体年份虽难确定，但起码离今已800多年。

800多年前，江山县城还只是土城。一条须江缓缓东流，除南面有老虎山，西边有鸡公山，东面有乌木山阻挡外，北面却是一马平川，十分空阔。每逢春夏，暴雨如注，洪水泛滥，不仅常桅折船翻，而且易冲毁堤坝，淹没沿岸农田村舍。尽管离城东北角十多里有一片起伏山丘，但不如西南边的老虎山、鸡公山一样巍峨屹立，挡风避浪。为此，宋、元、明、清代政要都想方设法在县城东北面设置屏障，如建造水星楼、北关，在水口山建造双塔等。



江山双塔街道双塔底村。

山不可能增高，但人们的期望可以增长。据说唐代须江建县后，就有官民筹措资金在水口之地建造小塔，以挽狂澜。不知是风狂雨暴，还是基浅砖残的原因，终难抵御狂风恶浪，结果砖毁塔倒，灾害频频，民不聊生。直到明代隆庆元年(1567)，江山知县余一龙建好周围十里的石头城后，才腾出资金在这水口之地建造百祐塔。事隔30多年，于明万历三十一年(1603)，江山知县堵隆垣又组织建造凝秀塔。如今这两座古塔是清代道光年间重修的，双塔揽云，力挽狂澜，助力社稷，保佑江山。

安定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环境，具有安宁、安平、安全、安稳和平定、太平、宁靖、平静之意，正如宋代大诗人苏轼诗云：“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进士张恪写的安定山，宏观彰显安邦定国、安澜富民之义，微观揭示避让喧嚣、安静闲居之情。安定山方圆十里，有山丘，有田垄，有溪泉，有人家，有岩壑。可谓烟雨蒙蒙，竹径幽幽，风洗俗尘，喧哗自远，是理想的心神宁静、悠闲隐居之地，正如张恪在诗中所说的：“何独此山名未耀，无乃潜德避喧扰。定是壶中小有天，众星未易立谭了。”

从上述历代志书和历史资料来看，笔者推测，安定山就是现在城东北面的水口山、双塔山。尽管与志书记叙的“离城二十里”的距离不符，我只能猜疑是最早的编纂者将十里误写为二十里，后来者也没在意，照抄照传，成为一谜团。至于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志书，许是因为难以确定安定山的位置，干脆放弃记录安定山的条目，后人也渐渐淡忘了安定山这座山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我又在《衢州府志集成》中找到一张江山山川图，其安定山清楚地标识在江山县城东北面的须江西侧的水口处，也就是如今的双塔底、黄陈岗一带。

呜呼！一方水土，涵育一座圣山；一座圣山，传吟一首宋诗；一首宋诗，承载一段文化。安定山浓缩着江山历史悠远的记忆，寄寓着人们对国泰民安、安定生活的向往。作为一位安居乐业的江山人，可别忘了这座安定山。